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八月盡彌闋單闋七月凡二年始乙丑八月終丁卯七月凡二

年 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

之

冗而隴翻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

燧音逐將

即亮翻周長春官事
始上卷是年四月

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官守備甚嚴攻

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

造七
到翻

呼懷光

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將即亮翻
帥讀曰率

燧知其

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

向拜

復扶
又翻

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
賊立大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

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
一年今曰四十餘年四字誤也當作三

何忽為滅族之

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

不信吾言何不射我

附而亦翻

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

所為汝曹無罪弟堅守勿出

第諸曰第但也

皆曰諾壬申燧與

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

渾瑊戶昆翻又戶木瑊城戶咸翻瓌古

回翻焦籬堡在河中府河西縣西

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

尉紆勿翻本複姓尉遲後

單姓尉以從便易降戶江翻下同

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

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

為優胡于城上以侮之

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

且曰我

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

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

還從宣翻又音騎奇寄翻呼火

如字故翻

吾輩

復為王人矣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

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古街翻不逮不及

也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

此謂之試官兼官以寄祿且憲衙也

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

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元元年以朝邑地置

河西縣大歷三年復置朝邑縣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縣境東西十四里帥讀曰率考

異曰舊燧傳曰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今從郭志

河中軍

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

河中夾河為兩城西

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探音宦凱側角翻

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

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

繼於計翻又於賜翻

初懷光之解奉

天園也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

飛七罪翻

監古街翻

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

事見上卷與元元年

瓘密言

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人生

在三事之如一謂君父師也

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

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

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

為子偽翻

下同言璠當委曲彌縫使君臣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非不

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

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

俱死矣復有何策哉

復扶又翻下同又音如字下同

使臣賣父求生陛

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

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璠至咸陽而還

更古孟翻還音旋又如字

曰

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

說式內翻

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

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

邪音耶

及李泌赴陝

李泌赴陝見上卷是

年七月泌薄必翻陝失冉翻

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

惜璿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

猶可降也

陝失冉翻爲于季翻洋音祥降戶江翻

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

逐其君

迫逐其君謂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也

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

厚顏無慙

人知愧者色見于面不知愧者謂之顏厚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下同

陛下

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

况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

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先办其二弟乃自殺

楚今尹子南之子與

李璣者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變以死繼之可哀也已

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

出降

將即亮翻斷音短

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

七人

閻晏勸懷光東保河中稱兵犯同州者也考異曰邠志云八人今從舊馬燧傳

餘皆不

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戊申至甲戌二十七日史言馬燧期

以一月平懷光不愆于素

燧出高郢李鄘於獄

懷光囚鄘鄘見上卷本年鄘以并翻鄘余

翻封

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

命特原其子朝晟

李懷光囚楊朝晟見二百三十卷元年三月瓌古回翻朝直遙朝晟成正

翻

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

為楊朝晟後帥邠寧張本

上使問陸贄

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

處昌呂翻

令悉條奏

令力丁翻

贄

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

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

帥曰

新附諸帥謂李納王武俊田緒等誘音酉

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

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

朔青齊固當響應

窘臣賈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河朔謂王武俊田緒劉怱青齊謂李納

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

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

上時掌翻徼一遙翻覲音冀

臣姑

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

誠

實心為誠

降非常之大號

此謂興元赦書也

所在宣敷之際聞者

莫不涕流

敷與揚同

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

王武俊田悅李

納去王號謝罪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

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

謂馬燧韓滉陳少遊讀通鑑者因其事而觀其心迹則知之矣

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

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

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

理道即治道避高宗諱改之

任德

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

又明矣

帥所類翻下同悖蒲內翻

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

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

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而

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

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

率循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教令也

闔境懼

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

汙烏瓜翻汙下也

四三

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

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

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

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時事情背蒲林翻復扶又翻

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

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夙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

偽為于翻

又曰今皇運中興

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

泚且禮翻又音此唐都長安故謂之上國以

懷光之竊保中畿

開元八年以河中為中都河東河西二縣為次赤縣諸縣為次畿縣

歲

未再周相次梟殄

去年六月斬朱泚今年八月平懷光梟殄謂梟其首而殄絕其類梟堅亮

翻

實衆慝驚心之日

衆慝猶言衆惡也慝吐得翻

羣生改觀之時

觀古

玩翻又音如字

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収物情

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

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

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

興元敕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數

但以

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

覲於天地之間耳

荷下可翻覲它典翻慝顏也

縱未順命斯為獨夫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者

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

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

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

之類

狴牢狴牢所以拘囚有罪

不有人禍則當鬼誅

陸贄論李

希烈事曲盡情勢

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

兵法百戰百勝

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

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

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

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校古孝

翻將即亮翻齊來戴翻

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

軼不須進討

軼徒結翻突也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

士百姓一無所問

行陸贄之言也

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

都

蓋大歷十四年赦蜀時也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晟成丘翻

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

還

從宣翻渠綺翻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

吏

使疏翻

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

上重違其意

相急亮翻重難也

以延賞為左僕射

李晟居功名之際以一婦

人之故修怨于駕用之臣且天子命相而勲臣以私怨間之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由也為延賞讒晟張本射寅

謝

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

瓌古翻

曰庭光辱

吾祖考

謂為優胡以戲侮之也

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

乎遊瓌曰諾壬午過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

數所

具綱又所主綱

命左右碎斬之

考異曰寶錄甲申徐庭光上令宰相諭諫官勿殺徐庭光

論邵志曰二十日駱公謀于韓公曰徐庭光見詬辱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

二日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邵志

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

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

燧音遂降戶江翻朝

直遙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帥所類翻

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

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

之請

偽于
翻

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

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自郭子儀以來朔方軍亦分屯邠蒲而統于一帥今居邠者韓遊瓌

帥之居蒲者渾瑊帥之不相統屬故史言其始分渾戶昆翻又戶本翻邠卑旻翻

盧龍節度

使劉怱疾病

使疏史翻怱普耕翻疾甚曰病

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

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薨昏肱翻

己未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薨

以疾罷而薨尚辰羊翻

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

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時河朔諸鎮及淄青淮西皆不入貢河隴諸州又沒

于吐

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國于臣

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

元年閏徒賢翻又徒見翻上時掌翻

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

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

華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校古孝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長知兩翻

不習其俗不可往上

嘉之以銳為韶王諮議

韶王遣代宗子也唐制王府官諮議參軍正五品上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與

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章事滋子玄之孫也

散悉宜翻騎奇寄翻劉子玄以史筆事武后中宗

造少居上元

少詩照翻上元縣帶昇州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

夔

夔者唐虞之良臣時人重四人者以四夔稱之

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

用之

朝直遙翻

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

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

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

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

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

酒

使疏史翻度徒洛翻尚辰羊翻琇音秀權古岳翻

吉中孚判度支兩稅李

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

澤擊擒之

將即亮翻朝直逼翻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

崔造與元琇善故

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

為崔造元琇得罪張本滉呼廣翻

甲戌

以琇為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

門

泌薄必翻集津倉在三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

柱之險

底柱兩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世謂之三門車道者陸運之道舍舟而車運也

是

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

擊破之

代宗大歷七年賜滑毫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年永平軍節度更號義成軍節度興元元年

李澄得
鄭州

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

果如陸贄所料

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

子舉衆來降

降戶江翻

考異曰杜牧

實烈女傳曰初

希烈入汴州聞戶曹參軍

竇良女美使甲

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

滅賊使大人取富貴于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

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

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仙奇

其妻竇氏仙奇寵且信之願得先往來以姊妹叙舊因

徐說之使堅仙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仙奇

妻嘗問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仙奇妻

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

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

子請分遺仙奇妻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為瓠帛書曰前

資治通鑑

十二

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
含桃仙奇發丸見之言于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
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服于外事不
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譟于牙門請見希烈希
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仙奇曰爾父叛逆
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
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仙奇知桂
娘謀因亦殺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甲申以仙奇為淮西

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

呼火
故翻

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

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

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混呼廣翻陝失冉翻泌薄必翻記
王制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况日開無儲者乎日開無儲有以繼之猶可况漕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餽德宗于兵荒之餘其窘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亦憊涇卒之變發之于言語有不能以自揜者裴延齡知之故得因以排陸贄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

樂音

洛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

比至翻

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

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

又復扶翻

數月人膚色乃復

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

滄州鎮以

始別為節此觀之則

以日華為橫海軍副大使上卷衍大字明矣

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

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

為之報仇

使疏吏翻少始照翻故為于偽翻下同

已酉以虔王諒為申

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隴右行營節度

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曲環時以隴西行營兵戍陳許

陳許荒亂之餘

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

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李

澄薨其子士寧謀總軍務祕不發喪丙戌吐蕃尚結

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

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

之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自西

魏以來興廢之由

西魏置府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見二百一十

二卷玄宗開元十年

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

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

陳讀曰陣

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

契下其州及府

府者折衝果毅府下遐緣翻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

發兵

刻期所會之地

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

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

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

後

罷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

守使以圖吐蕃

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

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

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

隨讀

為人所賤百姓耻之

至蒸慰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事見二百

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

將誘之寄於府庫書則苦役夜繫地牢

繒慈陵翻誘音西繫音執縛也

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

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

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

累良瑞翻

自開元之末張說

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

事見一百一十二卷開元十年十三年

其後益為

六軍

六軍分左右為十二軍

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

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八載

兵不土著

著直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

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

毛萇曰梗惡也鄭玄曰始生此禍乃至今日相梗不

止

鼎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

哉

侵犯為陵偏下為替

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

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因置十六衛上將軍先叙議復府兵之事

九

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
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
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十六衛上將軍從二品
神策大將軍正二品統

軍從三品將
軍從五品

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

馬馬鉉墨練出視事

墨練自晉襄公
始練倉回翻

增兵城門劉玄佐

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廼不敢襲位
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
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

剽匹妙翻比
必利翻及也溜青

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

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此必李納

遣兵自戍守其境亦稱行營耳

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井

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

朝直遙翻館古玩翻

賈耽曰柰何與人鄰

道而野處其將士乎

處昌呂翻

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

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騎奇寄翻

吐蕃

遊騎及好時

時音止

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

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

復扶又翻齊映

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

見賢遍翻理裝治裝也糗

去久翻乾
飯屑也

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

左傳楚靈王之言也
恟許拱翻夫音扶

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

容

偽翻于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

晟成
止翻

其將即亮翻佖毗必翻佖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驍堅
亮翻隴州之東有汧陽縣汧城在其旁汧口堅翻

戒

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勿能

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

言其軍士所
服之衣畫為

虎豹
文

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

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

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

燧音遂
渾戶昆

翻入戶本翻城占咸翻為尚結贊聞
李晟劫渾瑊賣馬燧張本去羗呂翻

入鳳翔境內無所

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

俘芳無翻
李晟時為

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
此尚結贊所以間晟也

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

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

犒口到翻使疏吏翻
野詩蕃姓也良輔其

名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衆

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

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

騎奇寄翻扈屈律蕃人三
字姓還從宣翻又如字

尚結

贊引兵自寧慶北去

寧慶二州名

癸酉軍於合水之北

合水縣屬

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域志合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

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

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

平川

邠卑是翻使疏吏翻瓌古回翻將即亮翻吐從職入聲陳讀曰陣

潛使人鼓于西

山虜驚奔所掠而去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

后 乙未韓滉入朝

滉吁廣翻自京口入朝朝直遙翻

丁酉皇后崩

辛丑吐蕃寇鹽州

鹽州五原郡漢五原縣地

謂刺史杜彥光曰我

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廊州

九域志慶州東至廊州三百五

十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衆去吐

蕃計之分軍竊據今據寶錄在此月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

習滿青淮西及河朔

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

汴皮變翻朝直遙翻滉呼廣翻過古禾翻又古册翻韓
混鎮二浙雖王室播遷而巡屬寧晏轉輸絡繹劉玄佐
以是重其才混父休以剛直致位宰輔滉所歷任皆著
聲績劉玄佐以是重其望滉為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
玄佐賜履之地乃漕運之所經以職分言之
則非屬吏也玄佐敬滉故以屬吏禮脩謁

滉相約為

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
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

宜早入朝丈母垂白

諸父執行謂之丈人行韓滉與劉玄佐結為兄弟則視其父為大人

行故呼其母謂之丈母也

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官也

凡反者家屬皆沒入

掖庭故云然帥讀曰率

母悲泣不自勝

勝音升

滉乃遺玄佐錢二十

萬緡

遺唯季翻

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

勞力到翻

緡屬巾翻以綾二十萬匹

考異曰柳氏叙訓云今從國史補

一軍為之傾動

偽翻為于

玄佐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

孔目吏今州郡皆有之謂

之孔目官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

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

詰去吉翻

細纖詳也

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

環俱入朝

韓滉既遣劉玄佐以入朝之資又大出賞勞以動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得乎使

疏吏翻朝直還翻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韓相將入朝

覲先公令人報比在闕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

今求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

果入朝此蓋李繁掠美今從柳氏叙訓

崔造改錢穀

法事多不集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

諸使謂鹽鐵轉運諸

使也元琇既失職

謂解判鹽鐵而為右丞也琇音酉

造憂懼成疾不視事

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

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是年正月崔造為相

改錢穀法及罷諸使今更從舊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

帥衆去遂據其城

托與拓同托拔起于鮮卑之裔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以為姓此後

魏所本者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有拓拔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夏兵雅翻

又寇銀州州素

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宋白曰銀州漢為西河郡國陰

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年于縣城置銀防三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收驄馬于此谷虜語驄馬為乞銀故名西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

韓滉屢短元琇于上庚申崔

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 考異

曰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副輔早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楊子凡一百十八里自楊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

起于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乃于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令轉送入關泥不許誣奏以為運十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問琇琇奏曰十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師所費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泥堅執以為不可及泥總度支遂寢宿心累誣奏琇至是而貶馬舊崔造傳曰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泥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泥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運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泥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雷州司戶鄴侯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納無計欲束身入朝元琇廼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為欲使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

謀之韓相報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米在外勢不禁它反被它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畢當請朝覲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澀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皆為催米且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肯如此而不知米皆被外支蓋瑋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為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瑋支米與湍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俱不敢奏上大驚即日貶瑋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大要以吏部侍郎班宏為戶部侍郎度支副使

度徒洛翻使疏吏翻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

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

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

鹽古曰翻吐從嗽入聲將即亮翻入音如字騎奇寄翻邠卑吳

翻趣七喻翻

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

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遊音遂石州昌化郡漢隴石地河曲六胡州時已為宥州

蓋諸部酋長各以舊州名帶刺史故于時猶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郡本魏平城地朔州馬邑郡漢馬邑縣地降戶

江翻

工部侍郎張或季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

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

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

會吐蕃有離間之言

或於六翻晟成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吐從嗽入聲聞古覓翻離

聞之言見上

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

朝直遙翻下同

晟聞之晝

夜泣目為之腫

蘇軾有言木必先蠹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張延賞之讒間亦

因帝有忌晟之心而入之也為于偽翻

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

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

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

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

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

賞為相

朝直遙翻見賢通翻滉呼廣翻相恩亮翻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

其子請昏於延賞

射寅謝翻為于偽翻

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

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

貯丁呂翻

非如文士

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張延賞心事李晟蓋已洞

見之矣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

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

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

騎奇寄翻槍千羊翻將即亮翻門槍奉國各分左右凡四將左右克平軍則分十將領之

淮西少馬

少詩紹翻

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

騾力戈翻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

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
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
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

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

勒追之

娑素和翻

反為所敗

敗補邁翻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

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

吳法超等自鄆州擅歸自鄆州即東北濟

河下棧蓋道蒲趨陝若從同華至陝則不必濟河矣

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

寶

九域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趣七喻翻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

陳請曰陣

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

剽世妙翻

明日宿

陝西七里

陝西陝州之西距城七里

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

人

選士簡選其驍勇者

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

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

呼火敵翻

勿遮

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

遮道留行賊必人自為戰讓以半道隨而

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追心不在戰此泌所以制勝

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

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

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

陳讀日陣

明日四鼓淮西兵起

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驛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

百自炭竇谷趣長水

長水本隋弘農郡長淵縣唐初避高祖名更為長水五代志曰長淵

縣後號曰南陝西魏更今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廢帝改為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唐改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十里燕於虔

翻起七喻翻下同

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

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

帥讀

曰率

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

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

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

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

復扶又翻

得

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

少詩沼翻

悉斬之以聞

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

為于偽翻

泌執張崇獻

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

之衆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

肅宗至德元載雋州陷事見二百一十八

卷獲西瀘令鄭回

西瀘縣屬雋州本漢印都縣地江左置宣化郡隋廢郡置可泉縣天寶元

年改曰

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

加迦翻求

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

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

大歷十四年異牟尋立見二百二十六卷

以回為清

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

南詔官曰坦緯曰布曼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

猶唐卑相也

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

謹有過則回捷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

雲南為前鋒賊斂重數

斂力膽翻重數所角翻

又奪其險要立城

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于唐

說式

芮翻

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

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

羣蠻異牟尋遣人因羣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弃好

好呼到翻

暴亂鹽夏

夏戶雅翻

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

心

八國生羌白狗君哥國君逋租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吐霸君

招納之以離吐

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徵觀其趣

為南詔內附張本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

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
劉滋罷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
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
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禍
察為相不滿歲而罷

先相公謂滉父休也罷相事見
二百一十三卷開元二十一年

今

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

榜音彭

至有死者且作福作

威豈人臣所宜

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滉愧之為之

少霄威嚴

為于偽翻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

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

韓滉滉久在二浙

大歷十四年滉觀察二浙建中二年建節

所辟僚佐各

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

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

並坐謂並肩而坐者

坐徂臥翻

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

監古衙翻

其人終日危坐

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

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

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

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治秋浦秋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

東道唐初分十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為江南道乾
元置浙江西道觀察使兼領宣歙饒三州其後罷領復
領不一自分二浙為三道而
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

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

白志貞貶恩州司馬中閭蓋轉果州刺史今自刺史復欲用為觀察使

柳渾曰志貞儉人

儉利于上佞人也又曰儉鼓也音息廉翻

不可復用

復扶又翻下同

會渾疾不視事

辛巳詔下用之渾疾間

間如字

遂乞骸骨

以言不月也

不許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王后謚昭德靖陵在奉天縣東北十里

三月

丁酉以左庶子李銍充入吐蕃使

銍恩廉翻吐從職入聲

初吐蕃

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

去年冬吐蕃留

兵戍鹽夏州鳴沙縣屬靈州漢富平縣地宋白曰見後夏戶雅翻

自冬入春羊馬多死

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

大懼

晟戍正朔燈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

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

侵地

清水盟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

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

爲于偽翻以馬燧智略功名而信尚結贊爲之請使其

奴盟之謀獲遂則自損功名而智略不足言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

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

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俱入朝論之

滉呼廣翻鄯以戰翻又音善洮土刀

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趣讀曰促使疏吏翻朝直進翻考異曰邠志作論莽熱今從實錄

會滉薨

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

紇

謂陝州之辱也

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

遂定

史言馬燧張延賞以私隙誤國

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

數所

請

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

丁令力

乃謂晟曰朕

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

可復之鳳翔

帝敬禮李晟謂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隙而奪其兵柄

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

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

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魏移

縣近古樂壽亭因改為樂壽唐初屬瀛州永泰中度屬深州

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

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勲封如故

勲上柱國封西平王

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好呼到翻

余

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勲德所

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

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

余謂李晟欲忠于君李叔度之言亦可謂忠于李晟

及在

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沉密未嘗洩於人

朝直遣翻

沉持淋翻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

遽自鳴沙引歸

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于此置會州建德六年

立鳴沙鎮隋文帝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于餘沙故曰鳴沙其

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

吐蕃破朱泚

以武亭之功邀唐事見二百三十卷元年四月泚且禮翻又音此

未獲賞

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

而遁非我取之也

夏戶雅翻將即亮翻

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

言欲

踐前言以修舊好一曰欲踐前迹以修前好踐慈演翻好呼到翻

固吐蕃之願也今吐

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

言嘗與渾

臧共討朱泚

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

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

尚結贊欲因盟劫執二帥以取涇靈耳使

疏吏翻觀

古玩翻

夏四月丙寅潞至長安辛未以潞為鴻臚卿

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

牘陵如翻復扶入翻下同語牛裾翻

希全守靈

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

清水漢吹縣唐屬秦

州

考異曰實錄崔潞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

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

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

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

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

同主之辛未以潞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潞報尚結

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

瑊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于清水按尚結

贊本怒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臧主

盟乃吐蕃意非內唐出也今從鄯侯家傳且令先歸盟

夏二州

今力丁翻
夏戶雅翻

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

水會盟使戍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

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

宋奉朝宦者也
朝直進翻下同

已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

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

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

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

新唐書地理志平涼
西北五里有吐蕃會

盟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申蔡留後吳少

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

朝直

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

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

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 閏月己未韋臯復

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

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毚
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苴

那時勿鄧鬼主
也苴子魚翻

使訶伺導達雲南

訶翻正翻又火則翻
訶伺刺探之人也

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

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

成之混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

問玄佐

勞力到翻

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

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史言張延賞妒功疾能之罪

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 渾

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

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好呼到翻下同

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城
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城奏吐蕃決
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稱詔示之

稱詔以渾城表徧示百官

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

李晟時加太尉故以稱之吐從瞰入聲好呼到

翻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

長西陲

李晟洮州人長事王忠嗣李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翻

備諳虜情

諳烏含翻諳悉

也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

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

朝直遙翻自古以來謂西戎為犬戎潘原縣屬原州本陰盤也

天寶更名時其地已沒于吐蕃琅古以為城援元光謂
回翻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

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

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

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壕音

也柵測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

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騎奇寄翻趣

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

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泉宋白曰時已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

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

遊騎數十更相覘索

更工衡翻覘丑廉翻索山客翻

城皆許之吐蕃伏

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

穿八絢翻

出入無禁唐騎

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

禮服盟會之服

虜

伐鼓三聲

伐鼓擊鼓也

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

譟則電翻

朝直遙翻

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街馳十餘

里街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

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街古監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將即亮翻

死者數百

人是後劉昌為涇原帥收衆劫盟將士亡擒者千餘人
沒者骸骨具棺槨衣服葬于淺水原

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

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

陳請曰陳

虜追騎愕眙

眙丑吏翻驚視

也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

西馳者韓趨壞所造

趣栢泉之軍也

元光以輜重資瑊

重直用翻

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

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

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

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

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朝直是

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

近鎮言邪

上大驚

街遞其表以示渾

倉猝之際不及遣中使令街使遞其表以示渾

明旦謂渾曰

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

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

復扶云晟

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

使王子恒齋詔遺尚結贊

道唯

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

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

原州目廣德初沒于吐蕃城邑瘞矣

故曰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

失械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為命吾在

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

全軍覆沒矣

在河曲謂屯鳴沙時馬燧時元石州不度河燧加侍中故以稱之

所以求

和蒙侍中力令全軍得歸

今當作令

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

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

獨遣弇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掩覆而

不傳矣俱文珍歸則必言之于帝馬寧歸則必言之于渾瑊中外傳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者可謂巧

矣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

惡馬燧

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爲之請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聞而惡馬燧又墮其計焉

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張延賞又何也惡烏路翻

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

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

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

惡烏路翻

去羌呂翻問古覓翻

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

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慚懼謝病

不視事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爲河東節度

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

馬燧初鎮河東即親任李白良

不欲代之

為帥

帥所類翻

乃以為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謂

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

分扶間翻

誠為得禮然北門之

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為河東節度使

卒于恆翻

吐蕃之

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

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

希全遣兵分守之

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

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趣讀曰促見賢通翻下同

李泌初視事

入政

事堂視事也

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

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

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

朕今

用卿欲與卿有約

此亦帝猜忌發見之一端也

卿慎勿報仇有恩者

朕當為卿報之

為于偽翻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

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

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

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

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

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

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

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

忱烏
貫翻

恐中外之變不日

復生也

復扶
又翻

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

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

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

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

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

樂音

洛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

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

忱烏貫翻樂音洛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

亦以德宗猜忌開廣而言之耳

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

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

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

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

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

有吏過兵過

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奏抄侍中既審給事中讀之有違失

則駁正

舍人則有六押

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業同署乃奏六典中書舍人六人分

押六司

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

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必請復所

減州縣官

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官

上曰置吏以為人也

為

偽翻下誰為第為具為同

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

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

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

當丁浪翻

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

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

停字句斷謂計其在官之日叙

資然後隨所減員而停其官又加以文武兩選授以正員官與其元所居官同類者如此則不惟

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

此泌所謂

冗官不減者因諸減而不除

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工入駱

谷

謂上自奉天幸山南時也

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

明之子昇

考異曰鄴侯家傳及舊叔明傳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

及郭子儀

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

醫臂為盟著行滕釘鞵

乘繩證翻著陟畧翻滕當作滕徒登翻行滕以邪幅纓足勝腸

詩采葢斜幅在下傳云幅偏也所以自偏東也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偏東其脰自足至膝正義曰邪纓于足

謂之邪幅釘鞵以皮為之外施油蠟底著鐵釘鞵戶皆翻

更鞵上馬以至梁州

更工衡翻

鞵苦貢翻

它人皆不得近

近其衡翻

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

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郾國大長公主第

郾國

肅宗之女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郾古到翻長知丈翻

密以白上上

謂李泌曰郾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

泌薄必翻少始照翻

殆必

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

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為于泌曰必延賞也上

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且曰

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仲竹而部國乃太子

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

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速于願翻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郤

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

將軍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

東之士三千鎮夏州夏戶雅翻使疏史翻帥讀曰率時關東防秋兵

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税法以來

兩稅事始見二百二十六

卷建中元年

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

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

斂力聽翻此具禮翻又音此權率者拘權而數率徵罰者

吏民有罪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如數徵之也凡此皆州鎮以充軍資點募強壯以自防衛

泚既平

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

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

今力丁翻留使者留以應本道

節度觀察使徵調留州者留以給本州經用

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

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

重設賞格告者依格給賞而罪其隱沒者

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

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

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

少始洛翻樂音洛

急則

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

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

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度徒洛翻句音勾使疏吏翻

初河隴既沒

於吐蕃

代宗初年河隴陷沒吐從賊入聲

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

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

禮賓委府縣供之

仰牛向翻臘陵如翻鴻臘掌四夷之
容有禮賓院府縣謂京兆府及其所

屬赤縣

畿縣也

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

弊

度徒洛翻
勝音升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

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

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
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

利也

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

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

政府謂
相府也

泌曰此皆

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

聽歸乎

朝直
進翻

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

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

散惡
賢翻

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

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免供德
故喜

上復問泌以復

府兵之策

上復狀
又翻

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

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爲錢三

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

比吐
至翻

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

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
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
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為
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

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

綵繒

藏徂浪翻惡繒積于庫藏年深以致脆惡者繒戶
結綳撮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

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
色矣其色斑爛謂之繒

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

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

種

種章勇翻
下其種同

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

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

爲于
偽翻

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

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

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

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

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

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

復扶
又翻舊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

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

戍兵家口

發赴邊鎮者本貫為給長牒所過郡縣續食以至戍所

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

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

帥所類翻更工衡翻

亦喜聞矣

喜許記翻

不

過數番則戍卒土著

著直畧翻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

理治也

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

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遽謂之天下無復事是但喜其言之可聽而不察其事非旦暮之可集

也

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

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

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

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中禁事四石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讖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與復形勢言無不効及張李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讒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

之猜忌而泌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
聽則置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尚衰乃
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畧彛未能為肅
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于祖父邪泌蓋
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姜謂之輕已
實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
心以泌為相父舊人智畧無方弘濟中與其敬信之也
久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
其持節老寇神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
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篤好之耳

壬申賜

駱元光姓名李元諒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

賈

謝翻

呼肱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范來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九

起強圉單閼八月盡重光協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五

騎送崔漢衡歸

吐從殿入聲漢衡為吐蕃所擒見上卷是年五月騎奇寄翻

且上表

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上時掌翻觀古

玩翻語半倨
翻使疏吏翻

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

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

相息亮翻
數所角翻

延

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

渾曰為吾謝張公

偽為于
翻

柳渾頭可斷

斷音
短

舌不可禁

禁
居

吟

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

母呼到翻醞紆運翻藉慈
夜翻史灼曰醞藉有雅度

之稱余謂灼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掖詔樂有相步溫
之至也鄭氏注云皆為溫藉重禮也皇氏云溫謂冰藉

凡玉以物緼裏冰藉君子亦以
威儀損相以自丞藉溫與緼同

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

悅宅
活翻

于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

言渾褊直無它

但音里長知文
翻褊補典翻

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

又欲以為王傅泌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

者

于此可以見帝之
親任泌泌薄必翻

已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散悉
宣翻

初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

部音告長知兩
翻從才用翻

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

武后

垂拱二年分益

州置蜀州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

豐陽縣屬
商州漢商

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縣以川為名
舊治吉川城麟德元年移治豐陽川

皆出入主第主女

為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

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

厭於琰翻又一叶翻

上大怒幽

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

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

長知兩翻

孝友溫仁泌曰

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

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諱諫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

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末生諱源之外尚有昭靖子也

奈何一旦疑之欲廢

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

問古覓翻

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陞

下語臣

語牛倨翻

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令吾子之

昭靖太子
上弟遜也

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

姪

當此之時微李泌
孰能言及此者

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

望其孝矣

因父子天性推而言及人情利
害極處以感動之復扶又翻

上曰卿不愛

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

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

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

而汝也

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鳴

咽流涕

人以自家真
情感動之

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

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
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
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
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

建寧王俊德宗之叔也俊冤死
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

元

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

近其
漸翻

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

復扶又翻
相息亮翻

臣在

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

宗亦悔而泣

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

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

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

事見同上為于偽翻

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

監古街翻

託附

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

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

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

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

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

年
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

勝音升

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

從千容細

究其端緒而思之

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

知理義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

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

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

兄弟殺之海內冤憤

事見二百一十四卷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此乃百代所

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

大明

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所謂蓬萊池蓋即此也

觀其容表非有蠶目

豺聲商臣之相也

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

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宮中圍成王而殺之

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

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

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洛堂殿之東溫室殿西南少詩照翻

在寢殿之側

德宗常居洛堂殿

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

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

事見八十三卷西晉

惠帝元

衷甲如太子瑛

開元二十五年楊洄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瑤與妃兄薛鏞

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說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

中人視之如言
遂並廢為庶人

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

累良

瑞翻下
累汝同

幸陛下語臣

語牛
侶翻

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

謀臯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

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爭如此對

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

物失所責歸于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橫戶
孟翻

臣罪

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

為于
偽翻

泌抽笏叩頭而

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

自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

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

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

樂音洛累力瑞翻

太子遣人謝泌

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

言欲飲藥而死也

泌曰必無

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

起敬起孝禮記之言

苟泌身不存則事不

可知耳間一日

按經典釋文間音間廁之間

上開延英殿獨召泌

宋白

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中書并勝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

臣入勝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

流涕關干

泣涕縱橫為關干一曰關干淚不斷貌

撫

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

悸亡魂

悸其季翻
心動也

不可復用

復快
又翻

願乞骸骨上曰朕父

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

屬之
欲翻

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

為由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

左傳齊盧
蒲癸臣于

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
辨姓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避余余獨安避之

李昇

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戊申吐蕃帥羌渾

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

仲讀曰率

九月丁卯遣

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

己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

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地唐貞觀元年更名以

縣有吳山也史略曰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汧口堅翻老

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

斷音短

驅丁壯萬餘悉

送安化陝西

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

安化鎮

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

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

幾居豈翻

吐蕃之衆復至圍

隴州

復扶
又翻

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

却之

汚濁
充翻

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

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

泌薄必翻
緡眉巾翻

言此誠知失體然

官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

春秋左
傳之言

今

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

索

遣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
財物謂之宣索索山客翻

必有所須請降勅折稅

折之
舌翻

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回紇合骨咄祿可

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

之

紇下沒翻吐當沒翻可從刊
入聲汗戶干翻將即亮翻

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

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

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

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

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

吐從職
入聲易

弋敗
翻

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

以陝州之
辱恨回紇

也

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

見上卷是
年七月

爲

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

三國謂雲南
大食天竺

上曰

惟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

至不許臣言

相息亮翻

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回紇宜

待子孫于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

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

事見二百二十卷寶應元年

陝失冉翻邪音耶少始照翻

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

屬之欲翻難乃旦翻

未

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

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

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

其後張光晟殺突董九百餘人

殺年羽殺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

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

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

然則

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

邪對曰臣爲社稷而言

爲于偽翻

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

代宗於天上

凡人言死則曰見某人于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曰見于天上言其神靈在

天死則將得見之

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

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

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

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
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
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
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于元帥府先
帝未嘗見也

勞力到翻討安慶緒之時
代宗以廣平王為元帥

葉護固邀臣至

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
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
也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

子徑造其營

造七到翻

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

其桀驁

驚五告翻

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

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

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

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二載

當時觀者十

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

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

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

難乃旦翻

故其志氣驕矜敢責禮

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

其它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

心哉

不敢察察言故云爾

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

馴從也善也擾者順也

可

汗母捧陛下于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

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

屈于年羽乎年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

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

理

此多少之少音詩治翻

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

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

復扶又翻

朕當奈何泌曰臣

以為回紇不足怨，鄴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

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勲。

四紀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實應元年。又與

帝復東京是有再復京城之勲。

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

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

見二百二十一卷，代宗廣

德元年。

此乃必報之讐，況其贊普尚存。

言牟羽已死，則回紇為可怨。贊普尚

存，則國讐當必復。

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

為于偽翻別彼列翻。

乃欲和

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

復扶
又翻

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令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

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
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

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

唐六典有
諸監馬印

凡諸監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
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者則
不須印監名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右膊
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者于尾側依左
右間印印以三花其餘雜馬上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
飛字印印右髀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
名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印配諸軍及充傳送
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諸蕃馬印隨部落各為印識

回紇馬印用帛以南北所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國為互市中國以印印之也無得携中國

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

威加北荒旁讐吐蕃

惟之波翻

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

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

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

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

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

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

何力馬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

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

是斷吐蕃之右臂也

斷音短

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

雲南

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始臣屬中國其地在漢永昌郡界

楊國忠無故擾之使

叛臣于吐蕃

事見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寶九載

若于吐蕃賦役重未嘗

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

西海地幾半天下

大食既并波斯突騎施又亡其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方萬餘里幾居衣

翻

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

遼州咸安郡公主上女也妻七細胡考異曰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書十二月回紇遣聿支達干上表謝恩皆諸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干來貢方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于麟德殿且令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聿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歷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冠信使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聿支即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泌又云臣木夾中與書令朝臣遞云一月可到歲

內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歸其馬價絹

五萬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

連雲堡在涇州西界宋祁

曰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所虜追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絕萬頃而時亘野上大喜既而尚結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斫營悉旋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嘗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甲戌吐蕃驅

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

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獲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

而已

禾麥熟而不收獲其實墮落故得空穗

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

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

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于縣

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義縣屬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即後魏雲州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

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

復扶又翻

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

獄謂五獄瀆謂四瀆妖于逆翻

命

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

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

推鞠也

李晟聞之遽仆于地

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

事見上卷本年三月

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

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

付臺推

付御史臺推鞠之也

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

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

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

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瓌又械

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

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

考異曰韋侯家傳十一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等州

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侍中為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于是塞內始有藩籬之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邠寧節度家傳誤也李元諒

歸華州劉昌分其衆歸汴州

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千戍

涇原尋授涇原帥華戶化翻

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

食十二月韓遊瓌入朝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

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于

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

頗稔何為不樂

樂音洛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

無他徭令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後又云和糴而實

強取之

強其良翻

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令

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

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

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復方目翻復除也除其家賦役也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

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

上而民不懷

勤恤者切於憂民也

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

于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

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

戴子亥翻

固當

按有司之廢格詔書

格音閤

殘虐下民橫增賦歛

橫戶孟翻

歛力膽翻

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

之

樂音洛

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

屏必郢翻又卑丘翻

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

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李泌以李軌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

之

恐其自疑而動于惡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

定

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爲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

以資產爲宗不以身丁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爲等第若今

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內官
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鄴
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負
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員當正官三
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据此則似有額內官又有
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

唐太師以

太傅太保爲三師倍俸倍大歷十二年所增之數也泌
薄必翻俸扶用翻考吳曰寶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
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
陌錢隸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它
用按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
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
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
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

使劉昌爲涇原節度使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爲

隴右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治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汴兵防秋爲行營節度使李元諒

本鎮華州領鎮軍國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

帥讀曰率下同

數年軍食

充羨

羨弋線翻

涇隴稍安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爲必

不返

以其子欽緒黨逆謂當連坐也瓌古四翻朝直遙翻去年十二月遊瓌入朝

餞送甚薄

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

見賢

遍翻吐從職入聲還從宜翻又音如字

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虞

鄉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

虞鄉縣屬河中府

求其罪將殺之希

朝奔鳳翔上召之寘于左神策軍遊環帥衆築豐義城

二版而潰

城二尺為一版上下相疑故潰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

二十萬至長安

元友直句勘東南兩稅錢帛見上卷去年七月

李泌悉輸之大

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

泌薄必翻數所角翻索山客翻

仍敕諸道勿令

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相息亮翻惆丑鳩翻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

之所自來也

扶夫音

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

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

弭眉比翻稱尺證翻

是猶

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捍禦西

陞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

上時掌翻為于偽翻

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

敗補通翻

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

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

左傳

魏史舊之言

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

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

長知兩翻言巫祝之

風將由此盛

今杜郵有舊祠

白起死于杜郵故有舊祠在焉

請敕府縣葺之

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

唐以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

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

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

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

從千容翻

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

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考異曰舊李勉傳勉對

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畧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勉

儻陛下覺

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

殺楊炎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

中二年擠顏真卿于死地

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二年擠七細翻又踐西翻

激李

懷光使叛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

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

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

難乃旦翻下
難之問難同

即怒

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

交不可忍者言炎既形
之辭而帝亦心懷不平

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

城奉天

事見二百二十
六卷建中元年

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

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

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

見書西伯
戲叅篇

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

量理體

好呵到翻量音良
理體猶言治體也

崔祐甫性褊躁

躁則
到翻

朕難之

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

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

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

難乃旦翻下同復扶又翻

盧杞小心朕

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

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見論語表息浪翻

上曰惟卿則異彼三

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

常丁浪翻

雖時有逆

耳之言如邠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

言

先惡薦翹

如此則理安

理安猶言治安也

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

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予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唐之使相時主未嘗不知名器之濫也

劉昌復築連

雲堡

去年九月吐蕃陷連雲堡復扶又翻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

生曰神威軍

更工衛翻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

與左右羽林龍武

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詵

武德四年分泉州之建安縣置建州

輕其軍士脆弱苦

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誠溢

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乙未

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

良原縣隋大業初置唐屬

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今乃修復九城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鞏觚置良原縣西

南三十里有
良原因名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

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

苴子魚翻
見賢通翻

五

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封

旁為和義王苴夢衝為懷
化王苴烏星為順政王

卒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

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

涪音浮

吐蕃三萬餘

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

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

先惡薦翻
質音致

遣其將

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

畜萬計而去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

北

夏戶雅細柳谷在安邑縣中條山行下孟翻

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

夫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

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

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

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于眾輕騎歸朝戊卒裴滿

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

騎奇寄翻朝直

遙翻無帥所類翻帥其請曰率

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

謂張獻甫本不出于

朔方
軍也

因剽掠城市

剽
妙翻

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

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

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

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

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

衆迎獻甫

帥請
曰率

上聞軍衆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

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

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

右龍武統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已未奚

室韋寇振武

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宋祁曰室韋契丹別種東

胡北邊蓋于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獨越河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執

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衆逆公王者

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

為奚室韋所殺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

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廊坊而去元友直句檢諸道

稅外物

事始見上卷上年句古侯翻

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于稅外

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寤詔
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
悉免之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

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

并國相跌跌都督

跌奚結翻跌徒結翻跌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

以下千餘

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

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

當為子偽翻

因詈辱吐蕃使者

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

為回鶻許之

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伽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四旋輕捷如鶻雀

鍾繹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

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北

瀘北

瀘水之北瀘水即諸葛亮五月所度者

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遣

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

遺唯季翻貯丁呂翻

使

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

會川本甲

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于會川因更名新志
會川縣屬雋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塞雲

南趣蜀之路

塞忠則翻趣遠
論翻又遠須翻

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

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

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

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

清溪關在雋州界自關而南七百二十里至雋

州洪源志清溪關在黎州西南界

五千寇銅山

新志黎州有銅山要衝十一城

臯遣黎

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于清溪關外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

一月以刑部尚書闕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

使

自此以後通鑑皆依前史書回鶻

吐蕃恥前日之敗

謂上清溪闕外之敗也

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

復扶又翻

韋臯命韋晉

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畧使劉朝彩出關連

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

以甬橋為咽喉

咽音烟

地屬徐州鄰于李納

徐州與李納巡屬鄰境

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

高明應嗣鎮徐州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少時照翻

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

復扶又翻下同

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

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
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
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駭可代

駭五駭翻

宜徵為金吾

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

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

法

犯法者有誅無貸

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橫海節度使程

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後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誘脅

西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

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

遺唯季翻
先惡薦翻

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
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

橫海留後程懷直爲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

爲景州

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
屬滄州大歷七年屬瀛州橫海蓋因朱滔之敗

復得而有之後尋屬瀛州弓高漢古縣魏晉
廢省隋置弓高縣于漢高縣地唐屬滄州

仍請朝廷

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伸爲

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

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

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

處昌呂翻

上

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孫也

實誕武德中勸齊王元吉并并州者也

時為

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

二人

又復扶翻

庚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

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

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

尚辰羊翻度徒洛翻使阮吏翻峭七笑翻

無學

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

相息亮翻

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

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

而已然晉爲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

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

前者不足道也

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于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

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人

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

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

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

美蓋惡叙其爲相時事止于此則其德默充

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

李泌薨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

泌薄必翻薨呼肱翻好呼到翻故

為世所輕

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

人遣美酒一盞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盞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譚之士及建中末鬼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于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恆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恆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于朝況蘇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智畧實有過人者至于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

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于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

事見二百三十卷貞元元年

而

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

燕於虔翻姓也

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曹曹參軍賜錢千緡

使養懷光妻王氏

率所律翻養羊尚翻

及守其墓祀

冬十月韋臯

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

二節度戰于雋州臺登谷

臺登漢縣唐屬雋州

大破之斬首二千

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

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

盡復雋州之境

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興兵襲蔚州

蔚紆

翻勿

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

瓊州自乾封中為

山賊所陷

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山賊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

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風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新會縣或便風十日到廣州

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

少遷攻拔之

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

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

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

為吐蕃所

隔河隴之路不可通也故假道于回鶻以入奏先悲薦翻

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

尤近誅求無厭

厭於鹽翻

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自號沙陀

及三葛祿

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鶻

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曰謀刺二曰婆旬三曰踏實力在北

庭西北金山之西白服突厥新唐書作白眼突厥

回鶻數侵掠之

數所角翻

吐蕃因

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于迦斯將兵救

之雲南雖貳于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臯復

以書招諭之

復扶
又翻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

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

施式
政翻

二月乙亥遣中使

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于貝州

見二百三十一
卷興元年

其棣州

刺史趙鎬以州降于王武俊既而得罪于武俊召之不

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

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

趙鎬取棣州以悅之

為于偽翻
說式為翻

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

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

不克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

考異曰新傳曰可

汗為少可敦業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寶錄

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

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

啜為可汗年十五

相息亮翻帥讀曰率下同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

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

鄆音運

李納分兵據之田緒

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

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

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

長朱邪盡忠皆降于吐蕃

為後沙陀來降張本

節度使楊襲古帥

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顏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

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

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

去年唐遣郭鋒

冊忠貞可汗遣唯季翻

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

食于阿爹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爹

仰牛向翻唐韵北人呼父

曰阿爹爹徒可翻

顏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

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

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

敗補遺翻史言回鶻

亂衰

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

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

遂絕莫知存亡

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莫知其音問

而西州猶爲唐

固守

爲于偽翻

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

浮圖川在焉德健山西北

回

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于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

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

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

先惡薦翻

刺史皆與之釣禮梅

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

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

雙即隴字

梅錄俯俛前

哭

俯低頭也俛曲背也俛力主翻

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

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

索蘇各翻

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

于庭威名聞塞外

聞音問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十一月庚午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

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

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

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橫薨

橫肅宗子音戶光翻

二月癸卯遣

鴻臚少卿庾鉉冊回鶻奉誠可汗

鉉音蟬考異曰寶錄作康鉉今從新舊

傳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

舊書曰城去原州一

百里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

浹與周禮挾日而歛之扶同鄭注云從甲至甲

謂之挾此言浹辰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至亥曰辰浹辰十二日

分兵戍之昌又築朝

谷堡

舊唐書作胡谷堡東距平涼三十五里

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

舊書作彰

義

涇原稍安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

從才用
翻下同

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

難乃旦翻宋
白曰唐玄宗

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爲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
宗駐蹕奉天及幸山南賜徙駕立功將校爲元從奉天
定難功臣谷口以來元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信昭
頻年播還功臣差多至後梁後唐徧及戍卒非賞典也

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

橫戶

侵暴百姓陵

忽府縣至詬辱官吏

府謂京兆府縣謂赤縣
歲縣詬呼漏翻詈也

毀裂案牘

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

勝音升

朝笞一人夕貶萬里

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

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奏聞若軍士陵忽

府縣禁身以聞

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也神策尤威建中之前未分左右軍

謂之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兩廂為左右神策軍又以殿前射生左右兩廂為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恃恩陵暴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當為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起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于唐初龍武等軍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于禁衛又親近于羽林也禁身者因禁其身
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

敢笞辱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安

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

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二年置為安南都護府斂力弊翻

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

死羣蠻聞之皆降

史言蠻非好亂苦于貪餉而亂苗慈由翻長知兩翻

五月辛巳

置柔遠軍于安南

端王遇薨

遇皇弟也

韋臯比年致書

招雲南王異牟尋

比毗至翻韋臯書招雲南事始上卷三年

終未獲報然吐

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

少詩治翻

臯知異牟尋心附

于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閩羅鳳使者也

閩羅鳳者異牟尋之祖

六月丙申韋臯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敦迫也厚也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庚

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韋蠻遂安八月丙

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竇參惡之

也

惡鳥路
細下同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

敗袖
遁翻

九月

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

酋長尚結心

酋慈田翻
長知兩翻

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

福建皆古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為治縣後漢為侯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于晉江

縣而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而于建安縣立建州建安
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侯官之地開元
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泉三州始不相
紊治直吏翻

竇參以私憾毀之且

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

始惡參

為竇參貶
遂張本

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

李翼友睦王述薨

述亦
皇弟

吐蕃知韋臯使者在雲南遣

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紹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歸

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

質

質音
致

雲南愈怨勿鄧苜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

蠻隔絕雲南使者

首慈由翻長知兩翻

韋臯遣三部落揔管蘄

將兵至琵琶川

荒牛罪翻又音鬼三部落兩林勿鄧豐也琵琶川在雋州西南徼外爲下卷

明年誅夢

衡張本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